

1944



梁書卷四十七

散著騎常侍良姚思廉撰自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問其滕曇恭

士谷庾黔婁

劉曇淨

劉霽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為大有國之所先歟高

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

乾隆四年校刊

梁書卷四十七

一

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  
成風俯列踰羣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  
遺逸云爾

齊

馮蘭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  
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  
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  
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  
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  
復蘇隆冬不著蠶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  
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

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  
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  
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  
爲滕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  
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  
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  
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  
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虎所搏女號叫挈虎虎毛  
盡落行十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  
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僚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

鹽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僚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菴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但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嘗不忍聞其哭聲雖未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

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  
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  
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  
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  
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旣至  
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弁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  
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  
皆皆爛形體枯頽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  
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  
侍匠雖卽吉毀頽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日主上以孝治

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  
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  
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  
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  
劉虬宗測竝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  
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往  
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  
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  
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

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  
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  
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  
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卽位將起之鎮軍  
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  
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  
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  
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  
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

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  
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  
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  
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泉  
吉玃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玃幼有孝性年  
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  
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玃年十  
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  
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玃乃搥登聞鼓  
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玃請死贖

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  
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纒備列官司厲色問  
玃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  
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  
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玃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  
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  
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  
壤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  
回貳法度知玃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  
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

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玃對  
曰凡鯤鮪螻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齧粉但囚父  
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  
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玃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  
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玃弗聽曰  
玃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  
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  
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玃曰異哉  
王尹何量玃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玃有覲  
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

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  
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  
儉丹陽尹丞臧看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玠以爲孝行  
純至明通易老教付太常旌舉初玠以父陷罪因成悸  
疾後因發而卒異之囚玠宜曾益豈可平竟不錄玠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  
父標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  
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  
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  
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

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  
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  
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旣孝行殊異聲著邦壤  
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  
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終良文令無如天體厥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  
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  
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與承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  
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  
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磨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



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卽且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旣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暮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灑人也父擢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兄肩受業一暮竝通五經章句炯自哲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合觀此子復見衛杜

在日爛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  
高蹈爾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  
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正曹  
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  
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  
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由藉地腰虛脚  
腫竟以毀卒子對專母大孰至定營銀瓶不以委人母  
庾沙彌頴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主輔國長史  
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  
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

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旣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  
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  
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  
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  
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  
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  
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  
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  
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  
陽郡缺三字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城令

卒時... 江杯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祿大夫杯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杯侍疾將暮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杯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

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南州召為迎主簿杯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杯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杏歆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為尚書主客侍郎未暮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竝以和理著稱還為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

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  
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  
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  
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  
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  
士傳歆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塘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  
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  
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  
竝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

室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  
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  
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藺先飯藺  
曰旣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  
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受以  
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日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  
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  
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  
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高祖嘉之

因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  
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  
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慮不得還感氣  
卒及藺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  
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  
彊勸以飲粥藺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  
臨而卒時年三十八藺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  
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  
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

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  
淨何炯江紉謝藺者亦二子之志歟

梁書卷四十七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滕曇恭傳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  
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度南史作虔臣人龍  
按南齊書王儉為叔父僧虔所養僧虔嘗為豫章內  
史則南史是也

荀匠傳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兵所殺○義字上南史  
有舉字

白舉字

晉司書法左劉王美為示凶豈其說錄○美字上南史  
史順南安長也

對南齊書王

報劉曾與本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四年唐曰散騎驛常侍姚思廉立撰

梁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翁公伏曼容

平蓋賀瑒子革之司馬筠孤其未華慈慈崔靈恩趙開

以茲孔僉齊國學盧廣開置而沈峻太史叔明之不失十

番孫孔子祛中氣皇俾太氣多盡丘式草陰日不顯益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賢

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盛也如是

乾隆四年校刊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

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爲儒者蓋寡時荀覲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濱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

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醜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私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敷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



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茲選今竝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侷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

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永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旣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

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脂  
在良吏傳轉代高坐爲蕭第主封常懷七百八采臺襄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瀟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  
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中禮師  
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畧皆上口  
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  
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  
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  
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  
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

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  
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  
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  
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  
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  
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  
許篇子朝隱朝晦朝善朝莊各曰口辨意氣蘇簡謂跋寒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  
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  
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

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璫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璫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恥愧旣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容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經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

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縝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旣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荅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

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續退論  
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荅曰  
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  
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荅曰形者  
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  
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荅  
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  
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  
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

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  
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  
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  
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  
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  
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  
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  
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  
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  
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

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而至此邪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絲體變爲

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邪荅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荅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

日慮爲一爲異荅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  
日若爾應有三乎荅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三問日若不  
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雖異  
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日是  
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荅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  
問日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荅曰是也問日五藏有何  
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  
用不均問日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荅曰五藏  
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日何不寄在  
眼等分中荅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

問日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  
他分也荅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  
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日聖人形猶凡人之形  
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  
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  
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  
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  
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  
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

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荅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驕驪騷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

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疆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

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忝情動於  
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  
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  
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  
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  
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  
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  
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  
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  
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

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  
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  
論出朝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續在南累年  
追還京旣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子  
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  
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  
王讀出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  
植之少善莊老能立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  
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



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  
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  
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徙跣送喪墓所  
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  
侍尋爲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  
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  
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  
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  
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  
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

乏旣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  
慈好陰德雖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  
之問其姓名不能荅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  
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  
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傭  
賃疾旣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  
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  
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  
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尚

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

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貧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

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  
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  
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  
兼著作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  
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  
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旣長博通經  
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  
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  
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

始興王憺竝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  
在都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  
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  
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  
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  
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竝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  
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  
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  
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  
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

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曰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

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旣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

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如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

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竝同以爲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八載無異尚書華字昭丘濟陰宛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壺六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旣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

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  
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  
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  
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  
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與內史卒官千石轉父業則三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  
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  
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  
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  
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

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  
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  
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報靈恩世並  
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  
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  
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  
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  
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  
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卷  
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大輿三甄等盛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焞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竝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  
爲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爲海鹽山陰三縣令僉  
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于家子俶玄頗涉  
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  
卒僉善於當世莫久矣長於詩書論天五時軍蓋二義論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諶沒  
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  
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  
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

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  
蔣顯竝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  
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  
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爲武  
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用北人命其葬北一學風而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  
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  
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  
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竝  
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

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  
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  
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  
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  
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  
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卽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  
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  
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  
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  
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

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  
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  
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  
士尙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  
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  
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  
學及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  
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  
三吳心嗣王君復兼國子助教尙書四十一歲薨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



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尙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尙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祛爲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尙書義二十

卷集注尙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旣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梁書卷四十九姓左京人少曾歷齊之宋郗軍父銜齊  
 救歸唐發散武騎文常學侍至姚壽思入廉文撰齊云  
 文列傳第四十三齊來之數少齊前曾請率限以也  
 連文學士吳興五數東朝王曾請吳時聚率美其人前  
 其奔到沅順武勝丘遲并想劉苞文采袁峻當却在齊  
 其其庾於陵弟肩吾金帛苗關劉昭熾規何遜短臣其意  
 請其鍾嶸文章之周興嗣其吳均也喻幸禪命羣臣規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為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  
 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為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  
 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

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堤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尙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到沆字茂瀼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攜齊

五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攜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旣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讌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漑洽竝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

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論  
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  
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  
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疋所著詩賦百  
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  
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  
謝超宗徵士何點竝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  
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  
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爲殿中郎

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  
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  
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  
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  
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  
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  
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  
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  
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愷齊太子中庶

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叔父  
俊繪等竝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  
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歎歎  
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假瘞焉苞年  
未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皆畢繪常歎  
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  
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  
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  
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  
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卽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

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漑漑弟洽從弟沈吳郡陸倕張率  
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  
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  
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  
其非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  
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  
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剋  
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  
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

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早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寫自庚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立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

獄平遷尙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駕遷驃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竝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中正竝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大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

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  
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  
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  
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  
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  
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  
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  
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  
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  
至是轉拘聲韻彌尙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

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旣好文時  
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  
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  
所不得旣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  
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  
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  
江水遂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  
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  
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



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  
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  
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  
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  
裴亦質不宜慕故胷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  
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  
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  
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  
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  
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

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  
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  
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  
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  
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  
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言子建一共商摧辯  
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旣定雌黃  
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  
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  
陷京都及太宗卽位以肩吾爲度支尙書時上流諸蕃

竝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  
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  
未幾卒文集行於世漢平自漢晉漢東臨吳良千餘回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  
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竝往弔慰官至  
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  
莊義旣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天監初起  
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  
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  
晉書注千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

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  
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子緇字言明亦好  
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緇弟  
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  
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  
隨府江州卒曄爲安西安吳王參軍兼尚書水滸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  
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  
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  
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

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  
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  
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  
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  
州遜猶掌書記還爲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  
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  
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  
竝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二云詩多而能  
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  
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

濟陽江避竝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  
避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竝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路齊  
中軍參軍嶸與兄岍弟嶼竝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  
爲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  
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  
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  
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金  
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  
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

纂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儉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侗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

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負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

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  
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  
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  
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  
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  
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  
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  
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  
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  
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

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  
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  
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  
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  
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  
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  
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  
也若專用此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  
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  
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

斯四侯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  
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  
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闥淚盡又士有解  
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  
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  
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  
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  
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  
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  
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

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  
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  
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  
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推不同淄澠竝汎朱紫相  
奪誼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  
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  
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  
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  
已爲稱首况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

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  
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頊之卒官岍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  
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畧嶼  
亦預焉兄弟竝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凝  
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遊學  
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白姑孰投宿  
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  
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朓爲吳興太

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  
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  
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  
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  
沆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  
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  
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  
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  
爲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  
滿復爲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

文如故與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興嗣與沈約同撰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

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竝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



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  
 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為建  
 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並有文集十卷武景帝  
 嘗以十卷著齊書卷三十一卷賦十卷十二卷賦十卷  
 謝叔舟未諳晉書示半卒報半五十二卷武景帝  
 晉景帝對魏史賦三皇詩齊升世草本賦世案世日星  
 數詰問魏史賁支猶無捷效世首焚之坐於魏書百煉  
 齊春齊書如奏之高師以其書不實對中書舍人隱之  
 武世蘇固封順兼魏延風靈氣奉時諸武景世素求對  
 梁書卷四十九世王對為魏世世兼信室掌文解王靈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

到沈傳時高祖讌華光殿○光監本訛元今從南史改

正

袁峻傳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官南史作書

庾肩吾傳肩吾字子慎○子慎南史作慎之

周興嗣傳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宋史

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

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今以為王羲之異矣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延宗如與內之峻生其月

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府人峻年八歲為人所畧

蓋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  
鑿魚賦以自况其少甚下後思職免頃之卒洪為建  
陽命俱與嗣矣賸而孤今以爲王義之異矣

李至勳言千字文八榮先帝於輪繕書每千餘字

周興嗣勳亦賸王義之書千字並勳與嗣爲文○宋史

與骨吾勳骨吾字千勳○千勳南史并勳之

袁勳勳知八賸勳於官勳奏之○官南史并書

五

陸武勳執高脈華光燭○光溫本指示今於南史知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

梁書卷五十九考證

唐書散人騎不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之書劉沼謝幾卿劉勰士劉因人永

白睛王籍不對何思澄青劉杳謝徵

賈賈臧嚴不伏挺庾仲容陸雲公

不自任孝恭常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誕宋始興內史峻生朞月

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畧

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

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引爲戶曹叅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

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饗而居大位自古所  
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  
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鵠冠甕牖必  
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饒饒謹咋異端  
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立語其流而未詳其  
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  
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  
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  
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  
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

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  
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  
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  
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  
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寃其尾宣尼絕其糧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  
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  
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  
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  
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

劉瓛瓛弟璉竝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  
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  
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  
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  
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  
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  
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  
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

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  
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  
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  
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  
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  
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  
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  
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鵠顛頰形之異也朝秀  
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  
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

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日龜文  
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  
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  
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  
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  
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  
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  
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  
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  
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

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緣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  
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  
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  
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  
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  
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  
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  
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  
不接翼是使渾沌橈杙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  
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

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  
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于狼戾曾何足踰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遂覆灑洛  
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  
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  
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  
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  
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  
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

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  
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  
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  
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  
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  
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  
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  
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  
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趨何異乎  
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

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  
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  
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  
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  
觀窈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  
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  
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  
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  
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  
能說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違

違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  
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竝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  
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  
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  
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徽未  
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泣然不知涕之  
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  
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  
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茲歌而赴  
節但懸劍空壘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爲自



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輾轉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

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敘遺之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諡曰立靖先生立靖事畧不詳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興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令人爾尚書類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竝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沉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

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旣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爲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侍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畧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

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禪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噉爲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衛南平王長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淵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啓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竝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旣醉則執鐸挽歌不屑

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  
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行立仰尋惠渥陪奉  
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咀蘭香兼御羽觴競  
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  
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  
遙更謂脩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  
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缺匪商官  
缺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  
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沉滯牀篔彌歷七  
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

卽以任命爲膏酥擘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  
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遜名屠肆發迹  
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  
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  
使夫一介老圃得遙虛心末席去日已疎來待未辱連  
劔飛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  
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  
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  
力也世以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於世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

越騎校尉騶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  
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  
之今定林寺經藏騶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  
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  
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  
饗薦已用蔬果而近郊農社猶有犧牲騶乃表言三郊  
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騶所陳遷步兵校尉兼  
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騶撰文心雕  
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  
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

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騶與羣言雕龍也  
夫宇宙縣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  
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  
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  
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  
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  
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  
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  
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

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鞏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脩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踈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

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怡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

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  
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  
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  
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  
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銜管何能矩矱  
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既成未爲時  
流所稱騶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  
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  
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騶爲文長  
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騶製文有敕與慧

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鬢髮  
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暮而卒文集  
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  
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  
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  
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  
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竝以放免久之除輕  
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  
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

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司馬從事  
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  
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  
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  
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  
杭令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王侍郎累遷安  
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  
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  
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王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

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  
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  
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  
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  
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  
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  
周捨以才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  
子薨出爲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卒官  
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  
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

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巳也子朗  
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  
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樗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  
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固山令卒時年四十六  
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懷  
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  
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  
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  
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  
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  
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  
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  
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  
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  
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  
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  
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  
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檢  
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



撰文章呈約約卽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曰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  
心在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  
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  
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  
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  
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別  
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  
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  
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而作楬字昉問杳此

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杳昉又曰酒有千日  
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  
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  
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  
重五品商溪擦里時卽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  
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  
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儒歎曰可  
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  
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  
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

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彊記皆此類也  
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民三百  
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晉安王  
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  
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  
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  
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  
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  
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還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  
憂去職服闋復爲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

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  
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政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  
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  
特留杳焉仍注太子祖歸賦稱爲博悉僕射何敬容奏  
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  
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遷  
爲尙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  
所嗜好爲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教常行  
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  
臨終遺命歛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

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醊其子遵行之杳自少至長多  
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  
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竝行於世常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  
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與從叔朏俱知名齊竟陵王子  
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隆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  
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內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  
諮議梁臺黃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秘書監左民尙  
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金  
紫未序會疾卒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

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旣長美風采好  
學善屬文初爲安西安成王法曹遷尙書金部三公二  
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  
鴻臚卿舍人如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  
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  
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  
限三刻成徵三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  
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  
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  
尙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綱爲皇太

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  
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尙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  
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  
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  
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高既於此左辭疑知百二十  
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祿祖凝齊尚  
書右丞父稜後軍參軍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  
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常侍  
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  
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

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  
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  
尤精漢書諷誦畧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日以試之  
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  
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  
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  
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  
爲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鎮南諮議參  
軍卒官文集十卷安世初劉焯異書曰北平曰不燕  
伏挺字士標父暉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

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効謝  
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目下無  
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  
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  
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  
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効免久之入爲尙書儀  
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  
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  
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靜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  
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

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沉復恩隆世親  
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  
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覲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  
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  
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  
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沉鬱且猶覆蓋惠子五車  
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  
翰紙繕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  
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  
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

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  
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栢僅存  
故以道變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損追留候  
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  
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  
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  
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  
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綬此多福雖則不言四  
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  
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

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尙復遊  
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箒  
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  
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  
用不差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  
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藁  
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  
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  
苟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  
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

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  
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  
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  
簪帶寔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  
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  
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  
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逃聽傍求興  
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難羣故當  
捐此薜蘿出從鷓鴣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  
才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對天

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  
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  
多幸但夙有風欵邁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  
沉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  
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  
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  
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縟紙昔仲宣才  
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頴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  
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  
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

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荳蘇書不盡  
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  
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太心寺會  
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  
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  
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  
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  
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  
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  
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

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爲邵陵  
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陽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代孫祖徽  
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爲叔父  
泳所養旣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  
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  
晏嬰爲宮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  
所忝廻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  
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竝以彊學爲王所禮接  
遷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竝無異績



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  
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  
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  
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  
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  
情好相得三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  
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  
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  
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完寧遠長史

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畧能記憶從祖倅  
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旣長好  
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  
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  
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  
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卽真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  
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竝掌著作雲公善  
奕棊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  
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  
新製鰻魚舟形闊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

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漑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剋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己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柰稟自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

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載于斯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昏恍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欵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

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  
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  
無次雲公從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  
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並行於  
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  
史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  
從人假借每讀一徧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它與高祖  
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  
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勅遣製建

陵寺刹下銘又啟撰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掌公  
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  
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  
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  
於時輩中多有忽畧世以此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  
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  
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  
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舍晉侍中國子祭  
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

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

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之儀之推竝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說啟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摛豔藻之辭無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言煥然而必之非強意也

數向部之患美矣澄凡之命命之於也命必皆聖人罕  
之願也羣士前文則之戰辭禮藁之續無變味之與不  
并若夫風賈之流不味器之辭效豈歸一其結蓋計本  
卒靈大限委身於王小限謝其限黨安忌猶結海自此  
自全何若夫文者妙尋抄靈辭對對以是然善夷必興  
刺吏時尚書狀察日服文帝稱古之文人猶能以公館  
並早映各之辭承聖中於至五員視中書舍人  
轉正辭日只父異國而容殿小戰於百二千之辭之辭  
梁書卷五十 實高祖初未長士本辭下 殊謝視對晉山

梁書卷五十考證

劉峻傳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穴南本作次

謝幾卿傳尋為治書侍御史。南史無侍字

何思澄傳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南史父

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

潘休度是姓今下

何思登朝父

何榮

何榮

梁書卷五十考證

梁書卷五十一 茲以來世有人矣自梁之盛雖深風猶

風先唐制散齊騎常侍而姚思廉在撰去而

列傳第四十五 王莫不崇尚其節 齊喪不風巢指

處士水不壅飲流 夫何以每言 燕饒時貪土 蘇其

人之何新點弟 阮孝緒 夫之陶弘景 南諸葛璩

與夫沈良 顛世年 劉惠斐 晉豈 范元琰 蕭若 劉子 評今

張之劉文 歆 出 庾 同 詵 夫 張孝秀 自 幽 庾承先 矣

易曰君子遯世無悶 獨立不懼 孔子稱長沮桀溺 隱者

也 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 高讓帝王 以萬乘為垢辱之

死亡而無悔 此則輕生重道 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 或

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  
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躑躅伴狂盲瘖  
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  
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  
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  
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  
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  
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  
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  
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

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而蓋知人以  
何點字子皙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  
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  
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彊爲之娶琅邪王氏禮畢  
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  
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  
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  
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  
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宋泰  
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

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  
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  
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初褚淵王儉爲宰  
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  
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  
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  
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  
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  
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  
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

爲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  
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  
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  
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點雅有人倫識鑒多所甄拔  
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點  
旣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  
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  
官而爲詩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  
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  
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



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  
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暨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  
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  
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  
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  
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  
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  
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棲  
志宵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爲  
政喉脣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

申辭疾不赴乃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  
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  
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  
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竝出在所日費所  
須太官別給旣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天監三年卒時  
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棲遲衡泌白首不渝奄  
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  
十疋喪事所須內監經理又敕點弟肩曰賢兄徵君弱  
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  
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錄

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  
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  
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宥然汾  
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  
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  
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遲任爲嗣天爵三平字叔  
肩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  
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  
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  
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

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  
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  
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  
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  
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  
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  
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肩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肩撰錄  
永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林嗣  
位肩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  
領臨海巴陵王師肩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

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朓尋有詔許之朓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朓二兄求點竝棲遁求先卒至是朓又隱世號點爲大山朓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竝不就高祖霸府建引朓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旣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闕傾

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曳裙儒肆實欲臥遊千載畋漁百氏五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豐禍思得矚卷諮款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棲寄不近中居人世始同隱淪旣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已幸無疑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胥不至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

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泪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肩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肩因謂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無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

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頓盡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祀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祀天皇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肩曰卿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肩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肩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

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眄識今又蒙旌  
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以  
肩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肩固辭又敕山陰庫錢  
月給五萬肩又不受乃敕肩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  
盡間聞搢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展興  
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旣屬廢業此懷未遂  
廷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  
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  
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  
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

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  
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  
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  
駕式間談論終日肩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  
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卽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  
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  
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肩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  
冠容貌甚偉問肩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  
吉忽不復見肩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  
倒拔唯肩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

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肩別送至  
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  
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  
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竝葬吳西山肩家世年皆不永  
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肩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  
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  
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肩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  
徑來趨肩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  
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肩遇於秦望後還都卒  
於鍾山其死日肩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肩香奩并函書

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肩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  
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  
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  
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肩疾妻江氏夢神  
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  
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肩疾乃瘳至是肩夢一神女并八  
十許人竝衣帔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  
凶具旣而疾動因不自治肩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  
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  
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

主簿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肩之肩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肩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嘆異之幼至孝性沉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

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竝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

賢之類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  
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  
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  
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  
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時有  
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  
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  
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  
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  
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

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爲三  
品凡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  
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旣無爲爲非  
道之至然不乖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  
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  
深抑其跡跡旣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  
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然  
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  
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  
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



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驂何以異夫驥駉初建武末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始願故不受也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竝異之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諡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自父黃孫于天蓋心未損而公爲二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

日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巳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秘異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

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旣早與之遊及卽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

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玉冊於高祖其共名善勝一名成勝竝爲佳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恒詔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高祖早與之遊及崩立於恩讞餘善問不諸葛璩字幼烝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摘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

之璩辭不去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韜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窶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竝禮異焉璩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

問太守王份份卽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天下見者皆稱之沈顓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顓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顓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之顓送迎不越於閫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顓內行甚修事母兄最孝友爲鄉里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顓素不治家產值齊

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太守柳惲以顓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靈敏自愛以聖年示廷報童詔哀慕盡顓所著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

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三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軍嘗數請發孫尋則致於山巖或士與幸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

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于家時年七十餘縣令以禮葬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

涕長兄絜爲之媵妻剋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訐善立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歛歛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諡曰玄貞處士平澤令營劉歊字士光訐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郎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歊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

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竝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

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助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

此具而卽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卽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面姬孔之教

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沉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

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魂盥洗而歛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歛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塋塋足容棺不須塹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



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歆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歆曰心力勇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歆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歆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歆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誅其行迹諡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竝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彼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板爲鎮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詔曰明敷振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

足棲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通黃老該涉釋教竝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稱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

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諡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荆州辟為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關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為治中從事史遭

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臥於石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早歲命學於師庚承先字子通潁川陽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彊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

畧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爲法曹參軍竝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日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

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  
閱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謝靈運著述日繁時賞對留輟日增日八穀山王賤臨  
書封賞之陳列學封四諸承次勳于于時東王賤命黨  
並不怯中大函三平瀨山隆慧斐至陳承共與之育  
至水吐危重燭師主轄時東王聞之亦封為去曹參軍  
備鑽發味異滋競至承共封林州答晉爵祖未聞忠烈  
趁其風和要與黃文合勳于于以各會知來怯集  
岳類以弟來毀職于後于于土臺山潘陽忠烈王封  
梁書卷五十一

梁書卷五十一考證

阮孝緒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

○ 臣人龍體之疑當作體貳二字見南齊書

梁書卷五十一考證

列女

○

梁書卷五十一考證

考證



